

城墙

蔡小容

我爱看的《三国演义》连环画里面就有许多城墙的画幅。刘备寄居荆州，刘表厚待他，但刘表的妻弟蔡瑁猜忌他，意图擒杀，幸得伊籍报信，刘备慌忙骑马逃走——从画上看，他就是从那个结构繁复的城门洞一带绕过，穿过城门洞，一溜烟走了。蔡瑁又在襄阳拦截，东、南、北三门都派兵把守，只有西门外有檀溪阻隔未设防，刘备就从西门逃出，跃马檀溪。

去年夏天我带女儿去襄阳，看城墙。临汉门外，两侧城墙向东西横向延伸，与汉江平行，汉江对岸就是樊城。“铁打的襄阳，纸糊的樊城”，襄阳、樊城、荆州，都是三国里的城池，关羽张飞赵云周瑜曾在此出没。我沿着城墙外的阶梯走上城墙，就跟连环画上的不一样，阶梯两旁芳草萋萋，都是自然生长的草本植物，城墙一直在这儿，草木一岁一枯荣。荆州城墙相传最初为关羽所筑，南宋改建，清代重建；襄阳老城墙元末被毁，明初重建。

细数这些年，我去过好些年有城墙的城市：扬州、曲阜、洛阳、开封、大理、建水、长沙、西宁……我在西宁看公交站牌上有一站“北门”，就坐在那里，果然下车一回头就看见它——拱辰门，带着仅剩的一小截城墙。街边二楼里一个悬空小卖部里的大爷从窗口探出头，帮我拍了一张我与城门喜相逢的照片。去年我到西安，盛夏时节，顶着骄阳在城墙上走了一上午，如此阔大的城墙，我看够了吧？它有点太阔大了，我觉得，大得像街道，大于我的审美格局。城墙下的杨树则是情韵之所在。它们高过了城墙，风吹猎猎，树叶翕然有声。

今年五月，单位组织去荆州一日游，我又到荆州了。旅游车开进城，只见城里到处拆迁，我喜爱的小城、城镇、乡镇风味荡然无存。导游指给我们看，那座巨大的关公像，是斥资三亿元打造的。令人无语。想起2012年刚从荆州回去就看到报纸上说荆州要搞旅游开发了，“让游客听三国故事，看三国市井，住三国民宅”……城墙到了。依然是在城墙外面走，但道路好像经过了扩宽，护城河也做过规整，连草皮都似乎是更换过的。随团游，实际看城墙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好像也只有简单的一段城墙可以走，不像上回那么四通八达、盘曲回旋，俨然一座引人入胜的城池。登上城墙，四面望去，那些红瓦屋顶的房子都不见了，视野中全是高楼大厦，也再没有那些衣着淳朴、蹬着三轮卖果子的乡人从城门洞里进进出出。城墙还在，但背景变了，依托没了，它没有那么浑朴可爱了。

城市高歌猛进的步伐，谁也阻挡不了。幸好我恰在荆州开发之前，在城墙上尽情徜徉，把它留在了。这个秋天，我到浙江金华，一个人登上八咏楼看婺江，再沿着老街，走到一座城门——保安门，再沿着婺江边的林荫路往万佛塔的方向走，快到了，前方现出一道老城墙。它不像一般的城墙那样整体是灰砖，而是下面大部分是褐色的泥土砖，上方墙头才是灰石砖。它背后是一排密密的杨树，伸展在天空——杨树与城墙最是相称，城墙上是恣意生长、无人打理的野草，墙的这一面的道旁则是几棵枝叶细密的大树，阳光柔和，树影婆娑投映在城墙上。这道城墙的走向微呈弧线，一个老妇正从墙根下走过，渐渐走远。这幅画面太美了，我这个上午独自醉心于美景，至此刹那融化——老城墙，我总是能找到你，你也一直在等我呀。

城墙上走，会渐渐走到林木繁茂之地，一面是城里，一面是城外；在城墙下走着的时候，我就经常弄不清我是在城里还是城外。有时看着像市郊的一面，却是城里，开阔大道的一面，反而是城外。穿过一个城门洞——我不知道我是在进城还是出城，但我非常喜欢“城门”，穿过它有一种仪式感，它是城郭的边界。一个戴头盔的人骑摩托进了城门，同时另一个戴头盔的人从城里骑出来。古代的兵将变成了他们，孤身一骑，任意出入，没有守城的士兵了，只有我这满怀兴味观望着的旅人，觉得置身古代。

我里外不分，当然更不辨方向，我们任由我先生领路，我走哪儿都看个不尽，七岁的女儿也是欢天喜地。我记了这三天的日记：
10月3日 近午时到荆州，午饭后来东门看看。午休，傍晚去南门，上城楼眺望，出城到城外市集逛逛，买了些青枣，小瞧着小兔。晚饭后沿张居正路——是条石板路——往东门走去，东门上灯火通明，城门外外都有摊点。在护城河上划船。
10月4日 上午参观荆州博物馆，然后从西门走到北门。下午，从东门走到小北门。晚上下小雨，吃过晚饭走回酒店。
10月5日 下雨。上午从小北门走到大北门，上城楼，四面远眺，然后从城墙上走到北门。下城楼，穿过三义街，是条老巷子，沿街人家都住着平房，巷子通向另一座城门。下午，从东门走到南门。
城墙外的小路，树木葱茏。松树、樟树、水杉、梧桐，护城河堤岸上则是杨树。一面是城墙，一面是护城河，河对岸有村落，岸边的荷叶与树都在河里对称出倒影。树的间隔疏密有致，以它们的节奏流淌在河上，有些树还很矮小，东斜西欹，因为有倒影的缘故，上下应和，像有灵性的小音符。行人很少，偶有几个走路或跑步的人，遛弯的老人，再就是我们了。走到郊外那一片杨树的堤上，下雨了，我们站在村口桥头看雨点打在河面，又走回城楼去，看城里密层层都是人字形屋顶的房子，大多是红瓦，也有灰瓦，参差着，颜色很好看。雨大起来，地都湿了，树在雨中润得翠绿。

这些我记忆中的画面貌似无序，却有一种潜在的次序，按印象的深浅铺排。那三天，我们饱览了城墙和沿途的景致。

2019, 11, 26-30

“少年读诗如隙中窥月，中年读诗如庭中望月，老年读诗如台上观月”（张潮《幽梦影》）。读诗如此，读欧几里得几何学也同样如此。中学时代按照课本一点都不“走心”地读几何与卷逾50万卷，并积累了大量几何学原始文献，欧几里得尽其所能地收集了前人的数学专著与手稿，将这些原本散乱的、缺乏内在联系而又未能形成系统证明的定理加以梳理整合，使之结构精密严谨、环环相扣，历经数年终于写出一部《几何原本》。

《几何原本》首先遴选出一些现实世界并不真正存在的、抽象的点、线、面、圆（如“没有部分”的点、“没有宽度”的线、“没有厚度”的面）等元素作为定义（仅第一章里就给出了23条定义，全书13卷总计给定119条定义）；然后提出不证自明的5条公设、5条公理；在此基础上结合5条公设、5条公理及23条定义，运用精密逻辑思维循序渐进地逐条证明出每一个命题（后面命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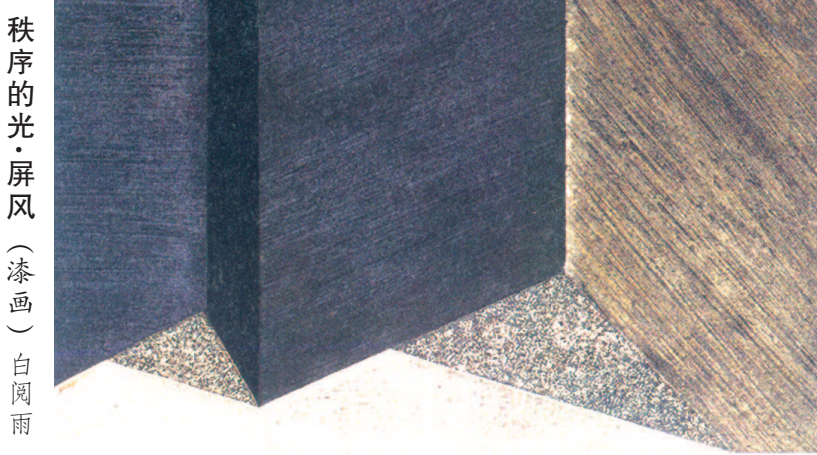
的证明都必须建立在前业已证明的命题基础上）。[例如，他先用（公设1.3）（公设1.1）（定义1.15）（公理1.1）证明了命题1.1“在一条已知线段上作一个等边三角形”；然后再用已经证明过的（命题1.1），结合（公设1.1）（公设1.2）（公设1.3）（定义1.15）证明了命题1.2“由一个已知点作一线段等于已知线段”；依次再用（公设1.3）（定义1.15）（公理1.1）证明了命题1.3“已知两条不相等的线段，试由长的上边截取一条线段使它等于另外一条”……]就这样地依层次序，逐级迭代，层层铺砌，最终完成几乎囊括了所有几何问题的465个命题的证明。至此欧几里得终成正果——撰写出一部结构完整、逻辑精密、系统有序的《几何原本》（《几何原本》是中文译名，欧几里得原书的书名为《形论》，以对应毕达哥拉斯的《数论》）。

对人类文明而言，最具重要意义的恰恰是欧几里得在《几何原本》中所创造的“公理化方法”。其论证之精彩，逻辑之周密，结构之严谨，令人叹为观止。欧几里得被认为是全面而系统地应用公理化方法的第一人，零散的数学理论被他成功地创建为一个从基本假定到复杂结论，犹如金字塔般严整的系统化整体。他的工作被认为是“最早运用公理法建立数学演绎体系的典范”，这一方法在此后的物理学等其他科学领域中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两千多年前写就的《几何原本》已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它的印刷量仅次于《圣经》，故人们将《几何原本》奉为数学界的“圣经”。

欧几里得几何学被允许使用的“合法工具”乃是恩诺皮德斯最早提出的“尺规作图”——只允许使用圆规和没有刻度的直尺！这让我联想起二十年前在新疆博物馆看到的一幅双螺旋缠绕的《伏羲女娲图》——女娲右手举“规”，伏羲左手持“矩”（相当于无刻度的直尺）。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与古中国虽然远隔万里，居然还有过这等巧合——都将“尺规”视为核心工具！看来这幅《伏羲女娲图》不仅有“交合”，还有“规矩”（圆规与矩尺）！

由于欧几里得几何学只是一种建立在公理基础上的逻辑推演，因此其结论是否成立也只取决于其逻辑推演本身是否正确，完全不依赖于任何实际观察。只要“逻辑思维”本身推理过程没有漏洞，它们就会绝对正确，不存在任何争议。而且“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一经确立就永远不可推翻。

仅仅凭着大脑的纯逻辑思维，不必与自然有任何接触，也无需做任何实际



秩序的光·屏风（漆画）白周雨

回望欧几里得几何

詹克明

测量，就能创生出一部完全符合自然界“空间规律”的欧几里得几何学。这是一种绝对悬殊而又令人震撼的“天人合一”。大脑所创生的欧几里得几何学应当归属于一个可与自然界客观物质世界相平行的客观精神世界。这种客观精神可视为客观物质之魂，此“魂”既可附体于“客观物质”，又可作为“离魂”而独立存在，甚至还可以“先验地”作为认识客观物质世界的理论基础！

欧几里得几何学只能抽象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你无法在现实世界里真正看到。贝克莱主教（Bishop Berkeley）指出：“我们实际上并不能看到距离，我们所看到的只是视觉，再用这一实际看到的角度来推断事物的几何性质。”在现实中我们确实看不到欧几里得的“平行线”（平行的铁轨在我们的眼中越远就越窄）。一个立方体每个角都是90°的直角，但你若从顶点视角观看，它却是一个由3个120°角所拼成的“平面”（不过在你的头脑中却仍旧会把它们恢复成3个立体直角）。人类以其独有的抽象思维能力，从根本上与其他动物相区别。没有抽象就没有名词、动词、数词，没有抽象就没有语言、数学，更没有欧几里得几何学。

在数学上，人类真正的早慧时代是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亚历山大里亚、古印度时期。这个时期恰恰是人类精密纯逻辑思维的创立时期。随后的古典文明时期就是一个“宗教—哲学—科学”三位一体，彼此紧密衔接、相互启发、互为引导的一个长达千年“崇尚思辨”的历史时期。那时的社会注重辨析，理论艰深，传播通达，哲人辈出；那时的社会生活形态简单，是一个远离现代“机器”喧嚣的安静时代。

那时的人们心态安宁，绝少嗜欲，像孩童般地心地纯净，喜欢提出深奥而又全无实用价值的问题，并且不遗余力地对这些根本问题进行不懈追问、深入钻研。众多精英学者对哲学的痴迷甚至会让他们很多西方哲人一辈子无眠婚事（例如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奥古斯丁、帕斯卡、笛卡尔、斯宾诺莎、伏尔泰、休谟、莱布尼茨、康德、叔本华、斯宾塞、尼采、维特根斯坦、萨特、福柯……若是抹掉了这些鼎鼎大名的“单身”哲人，西方哲学史还能如此玄奥艰深吗？）他们以毕生精力，全力以赴地致力于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相比之下，现代人身处社会樊笼网罗之中，心散事繁，浮躁难安，多方掣肘，万种纠缠，难以进入脱俗离垢、倾心钻研之境界。仅就其思考深度而言——今人未必超越古人！

中学时代（包括小学）是每个人汲取人类从古代直到18世纪之前、几乎囊括人类全部科学成就的黄金时期。幸运的中学生本该成为能够全景式欣赏人类早期智慧的清纯族群！可叹当年稚气十足，阅历清浅，一抹“童心”冥顽不灵。如今耄耋之年，如同老牛反刍，仔细咀嚼回味少年所学之科学经典，反而能从根底上深深服膺古代哲人那种绝顶高超的纯逻辑思维，叹赏人类文明之初的“哲科思维”使“狭义哲学”与“科学体系”互为提升，登临智慧巅峰。以此老眼阅世，品味人类全部文明那种“远近高低各不同”而又各逞其趣的“庐山真面目”，真是悠然快哉。



笔会

冬酿酒

杨月英

浮着桂花。看了酒瓶上的配料表，原料有糯米、桂花、梔子、白砂糖，才知道酒色泛黄，是来自梔子果实。梔子果实是天然的黄色染料。如果原料里去掉梔子，那么苏州的冬酿酒就应该是“秋露白”那样的颜色。大约顾禄的时代，苏州的冬酿酒还没有在原料里添加梔子。而“秋露白”也真是美好的酒名，有一种把深秋的露水郑重地收集起来，到了冬至酿成美酒的风致。只是金黄的酒色已经不适合“秋露白”这样的名字了，这些从前的酒名也就弃置不用，深藏在古代的典籍之中。

冬酿酒的酒精度数非常低，口味偏甜，桂花的香气很足，口感上带有一丝隐约的气泡感。《清嘉录》里提及冬酿酒的制作方式，云：“以草药酿成，置壁间月余，色清香冽……以十月酿成者尤佳，谓之十月白。”顾禄还引用了沈朝初《忆江南》词注：“苏城俱于腊月初，四月中甯清，色味俱佳。”按照这些文字的记载，冬酿酒就是指农历十月或者腊月之时，短暂发酵而成的酒。我买了酸奶米酒机，可以定时保温，用来制作酒酿非常方便。把制作出的酒酿用纱布滤出酒液，再拌入一小勺糖桂花，桂花米酒就做好了。因为是冬天的时候做的，叫作自家酿造

的桂花冬酿酒亦未尝不可。我自己做的桂花冬酿酒是米酒的珍珠白色，并不会特地费事去中药店买梔子果将酒液染黄。受了《清嘉录》影响，我一直觉得冬酿酒就应该是米酒色的，染黄大约是现代人的突发奇想。直到后来读了日本学者高仓正三的《苏州日记》（孙来庆译，古吴轩出版社2014年版），看到作者饮冬酿酒的记录，才知道至少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冬酿酒就已经是“栗子似的黄色”了；

昨夜是冬至夜，冬酿酒在医院里也能买到，这是连孩子们都喝得津津有味。去年，我认为冬酿酒是一种甜酒而没有买来喝。而这次我让人给我买了仅供品尝的十钱的冬酿酒。这是一种用糯米酿造的带甜味的薄酒，有阵阵淡淡的酒香，呈近似栗子色的黄色。除此之外，我还让人给我去买了在冬至吃的南瓜团子。

高仓正三是仓石武四郎的学生，在东方文化研究所工作时，得到吉川幸次郎的推荐，于1939年9月到达苏州，致力于学习苏州话，并计划编纂《苏州话辞典》，钱婉约教授曾撰文称其为“吴语研究的开拓者”。《苏州日记》起讫时间为1939年9月到1941年2月，但日记中并不语及当时的重大事件，记

录的是作者生活和学习的日常。中译本前言在介绍这本日记时，也特意提到这一点，指出：“翻开这本战时日记，你感受不到战争年代的气氛，却能见到他足迹所至的当地社会面貌和文化状况……综观这本日记，并无敌视中国的言行，倒是他对中华文化的仰慕，尤其是对吴文化的欣赏时有流露。”

作为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高仓正三在《苏州日记》里记录了许多苏州话的口语、当时的民俗，以及他访书、购买昆曲唱片、观看和学习昆曲的经历。我读《苏州日记》，正是为了找寻民国时期的昆曲文献。想要的文献并没有找到，倒是对他笔下的苏州生活印象深刻。《苏州日记》里记录的冬酿酒和如今的并无不同，酒色也是黄色，与《清嘉录》里冬酿酒以“白”“清”命名的风格迥异。大约《清嘉录》里的冬酿酒是早期的版本，迟至民国时期，冬酿酒的制作流程中，已经有了用梔子将酒液染黄的工序，这一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

然而，高仓正三没有提到冬酿酒的桂花香味，其实浓郁的花香才是冬酿酒的特色与灵魂。苏州的冬酿酒，虽说是一种米酒，因为酒味很淡的缘故，喝起来更像是一种桂花味甜饮料。高仓正三笔下的冬酿酒没有桂花的味道。因此读这段文字时，总觉得少了一些什么。

又快到了一年的冬至时分，苏州的冬酿酒也已经开始售卖了。要是想自己做冬酿酒，在厨房小家电的帮助下也便捷了许多。我在自制冬酿酒的时候，想起以前喝过的酒、读过的相关文章，起了想要写一点什么的念头。只是啊，年底的时候，无论写什么，下笔总是多少有一些岁暮的惆怅。年底酿的酒，大概也会带着这样一点回忆的气息吧。